

清末寓臺詩人林豪事略

林文龍

一、前言

有明末葉，太僕少卿沈光文流寓來臺，垂三十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著有「臺灣輿圖考」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臺灣賦」一卷、「文開詩集」一卷、「文開文集」一卷，以是推爲本省文獻始祖。清同治元年，福建名士林豪渡臺，館於竹塹林氏之潛園，嗣應澎湖人士之聘，主講文石書院，前後二十餘年；編撰「淡水廳志」十五卷（未刊，後經淡水同知陳培桂據以改修）、「澎湖廳志」十五卷、「誦清堂詩集」十二卷、「誦清堂文集」十六卷、「淡水廳志訂謬」一卷、「海東隨筆」四卷、「東瀛紀事」二卷、「瀛海客談」四卷……等，多達二十種，足與沈光文先後媲美。

豪卒於民國七年五月，其傳記則初見連橫（雅堂）著「臺灣通史」「流寓列傳」，次見民國十年劉敬纂「金門縣志」文苑列傳，附乃父傳下。其後如許如中纂「新金門志」、陳漢光纂「重修金門縣志」、「臺灣省通志」，均予收入，惟皆襲舊籍。另民國四十五年，「誦清堂詩集」刊行，卷首載有林乃斌（劍芝）所撰「家傳」，敘述較詳，頗富史料價值。

豪寓臺雖久，惜著作流傳不廣，致生平事蹟知者甚少，且因其生長廈門，而祖居卻在金門，故或自署「鷺江林豪」（見「東瀛紀事」自序），因此或誤爲廈門人者（如「臺灣通史」），爰取相關載籍，輯爲「事略」，以誌景仰。

二、家學淵源

豪字嘉卓，一字卓人，號次通，林姓，福建同安縣之金門後浦人

；先系出安溪駟馬派，居新康里大坪鄉，曾祖林子友始遷金門後浦，遂占籍焉。子友有隱德，生子俊元。俊元字秀村，爲金門鎮署稿識，掌書記，勤爲職責，歷任總兵寶振彪等皆禮重之；累從師船巡洋，風雲沙汕，無不諳熟，書檄文移，多出其手，遇地方公事有關利病者，必力陳於官；晚年閒居，遇善事，皆倡始力行，後浦觀音亭，其倡建也。性尤嗜學，嘗除夕開業師艱於度歲，亟典衣餽之。生子若干人，長焜熿，次穆如，三捷輝。焜熿字翼甫，一字遜夫，學者稱竹畦先生；早歲邑試冠軍得售，復以科試第一食餼，道光十七年充歲貢生，執贊於分巡興泉永兵備道富陽周凱（芸皋），研習詩、古文辭，曾分修「廈門志」，金門有志，亦其始纂。其文皆得力於凱及廈門玉屏書院山長光澤高澍然（雨農），著有「竹畦文鈔」十卷、「涪洲見聞錄」四卷、「宮閨詩話」四卷、「竹畦筆塵」四卷。穆如字號未詳，嘗寓臺灣，先是母舊劉高山官淡水把總，攻捕洋盜歿於陣，上官將以他故誣陷，幸賴穆如據實申理，事得白，如例優恤。捷輝字齊甫，幼習騎射，屢隨軍剿捕洋盜，積功補金門左營千總，年三十四病卒。焜熿生子若干人，豪行五（註一），道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生，天資穎悟，學有淵源，自學語時，母洪氏即教以唐詩及古歌詞，心頗好之，而不解何故；稍長，與四兄四弟在廈門外清保馬氏園中，從其舅洪嘯雲遊。十六歲，又從祖父俊元學，即淹通十三經及前後漢書諸史。豪讀書目下十行，博覽強記，嘗負笈廈門玉屏書院五載，得山長莊牧亭培植甚力（註二）。而廈門有二布衣者，一爲林春波，一爲莊誠甫，皆博極羣書，不屑爲舉子業而從事於古作；春波名崇光，世以賣藥爲業，最工近體詩，誠甫名中正，父官水師總兵，獨能折節讀書，亂後家庭蕩然，自書「賣文買米」四字貼於門，豪於二人皆執弟子禮事之，獲益良多。

三、泮水採芹

道光二十九年，豪補弟子員，年僅十九歲，於是侍父還安溪大坪鄉謁祖，鄉民出所藏香爐相示，捫之聲如金石，光可鑑髮，且山水波紋，無奇不有，據云得自古榕根者，其價不貲，以時不尚此，姑且藏之，豪遂作七古「木爐歌」報之。

咸豐二年除夕夜，豪倦偶伏几，夢信步至一村，由村後緣青溪而行，一路柳眉迎嬌，令人應接不暇，忽溪迴路轉，萬山爭出，其白如玉，以爲「相傳海外有玉山，殆即是耶？」未幾雲氣一涌，化爲奇峰無數，飛舞空中，遂大呼「奇絕」而醒，而山光水綠猶摩盪心目間，即濡筆記以「夢遊玉山歌」云：「玉山之峰高插天，云在卅六洞外青冥邊，平生空抱看山願，世間五嶽未能一一登其巔，何況海外蓬瀛窟，身無羽翼安能挾飛仙。夢魂猶覺看山路，青鞵布屨隨雲度，山神憐我太情多，清風冷冷引飛步。草店荒村夜有霜，行行路過青溪塘，爭妍野芙蓉，並宿池鴛鴦，但見溪中風景殊秀絕，不知溪外世界何仙鄉。一灣綠水行未住，劃然女開淨雲霧，萬仞嶙峋飛欲來，仙人眉宇了可數，恍如日月照耀東海濤，捲起晶宮森琪樹，千層洞府何玲瓏，一片白雲自吞吐，便欲飛上蒼冥第一巔，捫天大叫驚人句。仙靈變態須臾分，天風飄飄隨氤氳，化作芙蓉三十六，空中朵朵開奇芬，肩摩翠磴霧，足捧紅牆雲，回首不憶人間世，過眼遍揖雲中君。雲中君兮在何許，我欲從之樂容與，雲中君去不可追，迴身乃在紅塵處。徘徊起視蒼天高，平生此遊嘆奇遭，勞勞塵世東流水，此夕遊仙亦足豪，從此玉山勞我憶，不思更向五嶽看山色」。

三年三月，海澄小刀會黨黃位、黃得美攻破漳州府城，旋被城內百姓擊敗始回。六月十六日會黨復以七十餘艘船犯金門，遊擊顏青雲、守備彭壽超率兵拒戰，豪父焜橫同紳士林可遠等以練勇合擊，大破之；豪有「秋感」詩云：「肉展階前自乞生，衝天從此盡橫行，那知赤子空拳奮，能使黃巢落膽驚。熱血一城餘鼠雀，頽波千里走鯢鯨，樓船下瀨分明在，知否睢陽衆志城？」未幾豪就館廈門，每往來廈門

漳州之間，嘗在漳州爲大水所困，避於蔡蕭齋副榜宅。

四、秋闈報捷

九年，豪赴省參加恩科並補行戊午正科鄉試，舟發後浦港，是夜宿於溜五店，因是科中額僅二百零五名，而赴試者多達九千餘人，一時與價倍增，豪乃與同社諸生緩步抵福州省城，途經楓亭驛、江口、常思嶺、防口驛，至防口驛時遇大風雨，夜讀壁上林樹梅（瘦雲）、蕭重（遠村）題句，遂賦詩以弔；樹梅金門人，嘗渡臺佐鳳山令曹瑾治埤頭水利，著述甚富，另賦「防口驛讀遠村贊府題壁詩有感」詩，並序謂：「贊府諱重，靜海諸生，嘉慶初，駕幸浚津，獻賦召試二等，補莆田巡檢，遷金門縣丞，有惠政，每與先君子文謙唱酬，自錄詩草投贈，猶存篋中，書法橫逸，詩宗韓杜，其『夢別太武山』、『禱雨龍王廟』等作，一時傳誦，著有『剖瓠存稿』等集。余年十九時，赴試過此，讀先生題壁詩五言律，至今十餘稔，往來者幾度矣，壁屢修葺，主人知其名與瘦雲先生遺墨，俱不忍塗去。嗟呼！贊府振奇之士，困於末僚以終，亦可悲矣，而斷句流傳，卒使逆旅主人知愛重而護惜之，不尤可感耶」。

當一行抵省之際，有薛生者中暑臥病甚劇，而試期已迫，同寓者勸之歸，乃賃肩輿促裝將發矣，豪聞之，力阻曰：「省城距家八日，途次誰爲護持，不若且留，有我輩在，湯藥不慮也」，遂止，薛生尋卒，時爲八月初三日，豪與同人爲之盛殮，停其柩於古寺中，並爲詩哀之曰：「賈恨掄才地，才偏與命讐，炎風敲病骨，蘭足度庚郵。夢已虛金榜，身先赴玉樓，送君蕭寺去，寂寞一棺留」。「白髮門前倚，紅顏燈下思，不知生死訣，尚怪捷音遲。杜宇催何苦，籃輿體豈支，羈魂應自慰，幸緩束裝期」。

是科鄉試，豪有「棘闈雜詠」二十首，就場中所見，形諸筆墨，依序爲「錄遺」、「唱名」、「搜檢」、「場監」、「衣包」、「號舍」、「題紙」、「起稿」、「交卷」、「分餅」、「領簽」、「謄錄」、「號軍」、「藍榜」、「彌封」、「薦卷」、「揭曉」、「堂

備」、「副榜」、「磨勘」等，自註甚詳，堪為研究清代科舉制度之珍貴文獻。

鄉試既畢，豪遂由漁溪泛舟至興化，是晚晤鎮軍林向榮（龍江）於署內，時向榮將任臺灣鎮掛印總兵，囑豪東渡相訪（按：林向榮於咸豐十年任臺灣鎮），豪即席賦詩以呈，有「刺船海上平生願，定挾奚襄謁將壇」之句。隨後歷遊興化諸勝，其「涵頭舟中」、「莆田舟次」、「長嶺道中」、「重過楓嶺」、「重過試劍石」、「漁溪旅次」諸作，皆紀此行也。已而鄉試揭榜，豪中式舉人，捷報傳來，喜極而泣，口占詩云：「一紙泥金報恐遲，親朋相慶溢門楣，無端淚滴紅箋上，記得萱闈勸學時」，蓋不忘母氏督學之功也。

五、公車北上

十二月初八日，豪公車北上，入京會試，乃由廈門搭乘火輪船起程，時同舟者為陳良田、李石村、林友遜三人同賃官艙，較為爽淨，豪則與同年王希敬住第二重艙，腥臭薰人，殊不可耐，幸遇原籍金門官澳之老舵工楊瑤照護行李，鄉誼殷拳。是晚船過金門海口，為指顧故鄉太武諸山，輒嗚咽泣下，以其離鄉已五十載矣，豪則遠行在即，亦黯然神傷，贈以詩云：「客路遇同鄉，親情誼倍長，萍踪緣偶合，梓里意難忘。弱歲離家去，驚濤半世嘗，船頭故山色，指顧總神傷」。「京國三千里，家鄉五十秋，我揮遊子淚，君動故園愁。何日涪江上，同來打槳遊，甕頭有杯酒，且共解離憂」。十六日，抵鎮海，舟泊三星閣下，途次勝蹟，豪亦一一題詠，有「錢清江拜劉太守祠」、「曹娥江懷古」、「剡溪泛舟」、「西興渡」、「冒雪過錢塘江」、「黃亮采同年招往孤山探梅不果」、「懷西湖梅花」、「西陵曲」、「三過亭」、「姑蘇懷古」、「正月二十一日過揚子江」、「晚宿無錫主人以錫山泉相餉口占賦謝」、「露筋祠晚泊」、「韓王釣臺遺跡」、「哀王孫（過漂母祠下作）」、「由青江浦起早至王家營途次作」等紀遊詩作，沿途風光，歷歷如繪。

六、虎口餘生

十年正月二十六日，豪等一行，復由王家營起早至魚溝，忽遇公車數百輛轉回，始知捻匪竄擾，宿遷、桃源皆不守，豪不得已與同年董映廊回寓，時漏已四下，即令人赴青江浦買舟，暫停舟中，蓋稍停已無舟可買矣。二十八日早刻，岸上礮聲震耳，蓋營勇索餉生變，豪於夢中驚醒，啓篷窗一望，兩岸男婦逃亂者紛紛，百舟一時俱發，抑塞難行，途中有七律二首紀事。

二月十七日，豪等抵杭州，時湖州被圍久，杭州各門戒嚴不得入；是夜錢塘潮漲，舟盪，水兵大噪，豪與映廊竟夕不能成寐。天明，亟以厚資買舟，於上午揚帆東下至富陽，始聞是日下午賊由葛嶺間道來攻，杭州城下閘口客棧皆成灰燼矣，有七律一首云：「烽火驚心蠶水限，望江門外戰場開，誰將橫海樓船出，竟阻衝天鐵騎來。午夜潮生人語鬧，嚴城霜重角聲催，不須更為尊鱸動，鄉思張翰日幾回」。

富陽為前與泉永道周凱故里，凱駐廈六年，豪父曾執贊門下，後遷臺澎提學道，自繪「富春江撈蝦翁圖」以見志，豪因憶及往事，以為雖生也晚，未獲追隨杖履，而淵源所自，極不能忘，遂成「富春江懷周芸臬先生」七言古風，以志景仰。此後豪又經桐廬、七里灘、子陵釣臺、清湖、浦城、仙霞嶺、邵武、莆田，以閏三月初一日安抵家中，復成詩云：「家門未到意先寬，為有鄉音一路謹，過眼鶯花真是夢，脫身虎口始知難。山妻沽酒愁眉放，里老啣杯吟語歡，欲問此行風味別，吟詩聊當路程看」。「韶華欲別更徘徊，九十光陰去復回，無恙身猶多病在，有情花亦向余開。看山看水吟頗健，輕暖輕寒候尚猜，我是主人春是客，客行須待主人來」。

自抵家門後，豪以此行雖干戈滿目，烽烟四起之頃，或扣舷高吟，或夜半濡毫疾書，無異平日，發篋得詩百餘篇，輯為「北征草」，故有以豪為迂為狂者，豪對曰：「非迂與狂也，癖也。客有嗜酒者，攜酒泛舟至中流，巨浪大作，舟中人涕泣禱天，而客堅抱酒甕不稍動

，及得渡，人怪問之，客曰：「死生有命，萬一得生，而舟歟或傾吾甕，何由覓飲，即不得生，雖涕泣終日無益，祇自苦耳，故不如且抱吾酒也。」然則余之于詩，與客之于飲，其得趣之深淺，雖各自領會，而于患難之中耽嗜不已，與酒客之抱甕中流，堅守不失者，其癡癡正不多讓也」。聞者軒渠而起。豪因捻匪所阻，公車折回，不得與試，而是科春闈首題，即其秋聞首題，從此七上春官不第，蓋銳於進取也。

七、買舟東渡

同治元年七月，豪應淡水族人之招，買舟東渡，臨行，賦「將之東瀛雜別」詩云：「十年夢作玉山遊，今日來看徹外秋，破浪未消宗子志，渡江誰是祖生流。關心烽火添鄉思，入眼鶯花攪客愁，欲訴扶桑作椽筆，挂帆應指海東頭。」迨舟入八里空口，復賦詩云：「輕舟不繫梗隨萍，八里空前望杳冥，雪壓屯山千仞白，潮分官渡一條青。野烟似縠藏孤寺，瘴雨如珠落小鈴，寥泝海邦風景暮，幾行雁陣下漁汀。」豪抵臺後寓艋舺，其時淡北人士方設道場於龍山寺，超薦自咸豐七、八年間分類械鬥，數以萬計之亡魂，陰雨連日，天色愁慘，豪有感而作「招魂曲」云：「君不見龍山寺口白旛浮，香壇煙繞風颼颼，是日陰霾匝地氣，淒慘新鬼故鬼聲啾啾，不知妻哭夫兮父哭子，但聞哭聲震天天為愁。去年蠻觸苦相怒，忽地烽烟不知故，朝驅子弟尋仇家，暮挺干戈逢狹路。生靈刈盡村為墟，碧血消沉萬骨枯，化作蟲沙歸未得，魂招何處徒嗟吁。吁嗟魂兮歸來些，莫向沙場猶醉臥，懺悔應悲殺業債，皈依且禮空王座。空王座下衆生愁，汝曹任俠夫誰尤，何不苟戈去殺賊，死為忠義猶千秋。」

先是本年三月，彰化戴萬生起事，臺灣鎮掛印總兵林向榮統兵進剿，解嘉義之圍，轉戰進駐斗六門。五月，戴黨犯斗六門，林鎮糧盡被困，九月十七夜，與胞弟生員向臯暨副將王國忠等俱殉難，豪聞之，挽以詩云：「斗大孤城捲暮埃，將星慘淡墜江隈，出師豈作生還想，入陣先尋死所來。枵腹登陣天為淚，裹瘡殺賊氣如雷，二難他日標

青史，合取王熊一例陪」。

二年，豪南下抵郡，有「赤嵌城懷古」詩云：「騎鯨大將捲牙旗，十丈戈船破浪時，黑海有靈浮窟宅，紅毛無地長蛟螭。天涯杜宇歸何處，島上田橫奉者誰？太息探薇歌罷後，五妃墓下草離離」。「五花戰陣下樓船，八罩潮回湧碧泉，海國鶯花開世界，荒陬島嶼靖烽煙。祭文慷慨稱窮士，降表淒涼識戴天，不是將軍饒俠概，入都能免子胥鞭」。又有「五妃墓」詩云：「海外無遺土，閨中有五人，一坏埋艷骨，九死殉孤臣。環佩芳魂杳，蘼蕪故徑春，妾心同古井，浩浩白于銀（原註：近墓有井，味甚清冽）」。豪旋北返，途次有「虎尾溪」，「初十日次嘉義縣」、「大肚溪」、「房裏溪即景」諸詩。

豪既北返，仍居艋舺，時大龍峒舉人陳維英（迂谷）在所居「怡園」之西，因山構屋，題曰：「太古巢」，前俯「八卦潭」，上有「鷄鳴石」諸勝，豪遂一再過訪。詩酒唱和，十二月初三日辰刻，臺灣掛印總兵曾玉明克復彰化城，臺澎兵備道丁曰健、候補知府林占梅諸軍，已刻亦入彰化城，豪聞訊賦「聞雪村都轉連戰皆捷，遂復彰化喜作」四首。同年，復有「和雪村都轉書嘆之作即步原韻」四首。

八、潛園就館

彰化內山有所謂「玉山」者，人跡罕至，值天氣晴明，山色偶現，則為吉徵。同治二年冬，臺灣道丁曰健南下，於路見之，及歲試以「玉山連見三日」為古學題。三年正月初二日，豪在潛園，人傳玉山見矣，遂登「嘯望臺」最上層望之，見三峰遙峙天外，其白如玉，中峰尤高，左一峰微作蔚藍色，良久始隱，詠以詩云：「一白連天遠，三峰削玉成，芙蓉開頃刻，冰雪現崢嶸。萬里羅雲淨，千層石骨明，山腰風忽動，幻出碧嵐橫」。時豪初到潛園，則有七古一首以呈主人林占梅；先是豪東渡淡津，擬便道南下訪友，然彰化戰事正熾，路梗不通，適占梅奉檄辦團，相晤於艋舺旅次，一見如故，遂邀豪寓其竹塹里第之潛園別業，至是乃就館焉；初館於園之碧海堂，後移雲香堂，命其姪人杜淑雅、侍兒芳奴從而問字。

戴萬生之變平，林占梅屬豪爲典筆札，於是往復郡城者再，所過之城郭川原，昔日被兵之處，舊壘遺墟，蕭條在目，未嘗不慨然久之，故輒與當地賢士大夫、田間野老，縱談當日兵燹流離之故，因就見聞所可及者，隨筆節記，又博採旁搜，稽其原委，仿趙翼（甌北）「武功紀盛」、楊氏「三藩紀事」、魏氏「聖武記」之例，分類編次，附以論斷，成「東瀛紀事」二卷，俾他日徵文考獻者有所參考也。豪嘗言曰：「凡載記之文，宜實事求是，無偏無飾，是以野叟之傳聞，質於當軸之封章，老兵之偶談，確於大帥之文移，某嘗往復郡垣，輒與田夫老卒縱談兵燹流離之故，隨手節記，得數百楮，比歸發篋編次，以成此書，蓋易稿者屢矣」，其用心之勤如此。四月，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率軍攻小埔心，陳弄拒戰，相持數日，羅冠英突圍入，周視各壘，爲飛礮所中，殉於陣，越十餘日而陳弄伏誅，豪在郡城旅次，聞其事嘆曰：「余雖未識其人，殆古所謂慷慨烈丈夫者耶！何其明順逆之分，奮不顧身也」，作「途次哭義首羅冠英三十四韻」，按冠英名福澤，小名阿察，淡南東勢角莊人，每戰皆身先士卒。至是軍門震悼，遣員護喪歸，事平，上其功，奉旨建坊，入昭忠祠，追贈忠信校尉。

五年夏，豪仍館潛園，時方旱疫，作「逐疫行」、「後逐疫行」五古二首，林占梅見之，即題詩其後，有云：「鬼才說鬼恰相宜，闖出仙才腕更奇，一樣文章千變化，貪狼妖魅各支離」，雖衝口而出，不加雕飾，豪亦爲之傾倒，旋粘於屏上以示人，並謂「能於唐宋大家外自闢境界，余有忝斯言，敦請坐客指謬」，占梅忽張目曰：「爲人固不可自是，亦不宜太謙，譬如馳馬，彼必待扶掖上騎，猶緊抱轡頭不敢稍放，君則一躍而上，揮鞭絕塵而奔，而聲控縱送，若行所無事，仍盤回原處，一笑下騎，面不改容，此豈他所能測哉？將放何人爲君指正耶？」

中秋之夕，豪友人吳希潛（修軒）於竹城官廨之「可談風月書齋」，爲「東瀛紀事」撰序，有云：「……宜其體大思精，有條不紊，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獨念余自少饑驅海上，代人作嫁，

風塵碌碌，筆硯久荒，而君不以余爲門外俗生，而以文字相知愛，知其蘊蓄者深矣，區區海外一書云乎哉！」

六年正月，淡水同知嚴金清（紫卿）過訪豪謂：「淡水垂百餘年，考獻徵文，僅得鄭儀部『志略』二卷，大都摭錄郡乘，難資考證」，因就明志書院設局，囑爲秉筆修志，豪自謙才學兩疎，固辭不獲，而林占梅復極意慫恿，乃於仲春商訂體例、開局採訪。豪既入局總輯，即申請臺灣道吳大廷命訓導劉松年（蒼石）監辦局事，分任者爲林占梅、林紹唐（詩賓），分校者爲明志書院山長黃南、舉人陳維英、蘇袞榮（子褒）、浙東生員張揆卿、候選鹽大使劉椿（魯生）、候補從九品余寬（子和，浙江人）等，豪有「志局書懷示諸同事」詩云：「淡水徵文獻，於今二百年，風霜濡大筆，兵燹感遺編。掃榻高朋集，扶輪地主賢，干旌勤下問，禮意極殷拳」。「一代名山業，千秋俎豆開，煙雲資潤色，壇坫屬清才。往事悲洶浪，高文壓選臺，相如消渴甚，附驥好追陪」。

十月，「淡水廳志」稿成，凡十五卷，茲錄豪撰序例如次：「茲編以鄭氏稿爲藍本，分大綱十五，而條細目於下。『赤嵌集』謂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今考『府志』所載，與集中不無異同者，緣當時新設淡廳，內山猶多未闢，僅得之傳聞，未免以訛傳訛，今悉心參校，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其內山以東，層巒峻嶺，一二小山查訪未及，亦不能無挂漏也，閱者諒之！豪今春承嚴廳尊之招，不揣謏陋，博採旁搜，實事求是，輯成『廳志』十五卷，其有一時採訪未徧者，則以俟博雅君子」。署臺灣道梁元桂亦爲「淡水廳志」撰序，有云：「今嚴司馬金清來權廳篆，獨謂淡水不可無專志，因里人鄭儀部用錫囊有初稿，遂聘同安林孝廉豪續加纂輯，閱歲餘稿成，示余且求序，余嘉司馬優於職守，不欲以俗吏自居，又嘉孝廉之能不負所任也」。

冬，豪重到郡城，寓同里蔡茂才家，因感於三年初夏到郡，曾爲茂才弟永勉題小照，閱今五載，而永勉已於去歲作古人矣，遂成詩云：「迢迢雲海此傾觴，十載相相鬢欲霜，同向天涯話今昔，喜逢地主

是家鄉。鴻泥印在成陳迹，雁陣聲殘各斷腸，回首故山風味好，歲寒有約願無忘」。

九、澎湖講學

七年元旦，豪在潛園，即席賦詩誌慨云：「爆竹聲闌萬戶春，年年如願祝良辰，但求酒價隨寒減，更望詩情與歲新。昨夜懷鄉猶有淚，今朝索負始無人，強顏席上同談笑，怕見杯中鬢似銀」。未幾，豪應澎湖人士之聘，主講「文石書院」，於是留別潛園，即赴臺郡，與諸友人話別，又轉回彰化，向林占梅辭行，時占梅病體已劇，握手無言，泣下數行，豪亦不知淚之何從也，同賦「重到彰化與雪村方伯話別時漏將四下矣」詩云：「此別知何日，相看各失聲，愁添千萬緒，海隔十三更。文字知交淚，風波故國程，殘燈何黯黯，怕點此時情」。「幾載名園住，談詩喜欲狂，千篇同檢點，隻字替商量。願飲泉明酒，休搜李賀囊，來春重鼓棹，有約那能忘？」隨後重到鹿港，仍與友人話別，遂買舟渡澎湖，有施甘澍者，殷殷相送，及海濱始返。

豪主講文石書院二年，一時文風大振，臺澎金廈間，沾化雨捷鄉聞者不乏其人。先是乾隆年間，澎湖通判胡建偉捐建文石書院落成，嘗撰學約十條，勉諸生以「重人倫」、「端志向」、「辨理欲」、「勵躬行」、「尊師友」、「定課程」、「讀經史」、「正文體」、「惜光陰」、「戒好訟」。至是豪復就胡撰所不及者，續擬學約八條，則曰：「經義不可不明也」、「史學不可不通也」、「文選不可不讀也」、「性理不可不講也」、「制義不可無本也」、「試帖不可無法也」、「書法不可不習也」。嗣內渡鄉居，致力於著述。

十二年，豪居里門，友人以淡水同知陳培桂所刻「淡水廳志」見貽，蓋豪前纂「淡水廳志」成未刊，而林占梅病逝，嚴金清去任，迨培桂繼任，則別延侯官楊浚重修之，浚無史識，多方改纂，豪略閱一過，以其「是非顛倒，部居錯亂，迴失本來面目」，嘆曰：「嗟嗟！豪竭力蒐羅，輯成此編，以存一方掌故，陳司馬既得據為藍本，而又有意歧異，遂至疵謬叠出，貽誤後人，謂非豪與吳、嚴二君子倡修此

稿轉遭之戚歟？於是嘆著書之難而史才之不可復覩也」。遂乘暇摘其甚者，著為「淡水廳志訂謬」一卷，俾後之覽者有所折中。

光緒四年三月，蔡麟祥（瑞堂）署澎湖通判，清廉自矢，尤留心文獻，與紳士蔡玉成議修廳乘，乃以厚禮聘豪重主文石書院講席，代為屬草，就胡建偉「澎湖紀略」、蔣鏞「澎湖續編」二書，刪繁舉要，網羅散失，成「澎湖廳志」十六卷，未及刊印，稿存臺郡海東書院。十一月二十七日，蔡麟祥調署恆春縣知縣，豪賦七絕八首送之，題為「送澎湖蔡瑞堂別駕移任恆春」。五年，豪撰「重修文石書院落成記」，有云：「余於己巳、庚午間主講文石書院，……去歲，余復主講席，至則棟宇重新，生徒負笈從學者，踵相接也，按月課以文藝，莫不激昂青雲，相觀而善，意者文風士習蒸蒸日上，其在斯乎？」六月，大旱，澎湖通判洪其誥祈雨城隍廟，是月澤下尺餘；七月又祈雨，澤下三、四尺，民氣稍蘇。豪賦「喜雨賀洪別駕其誥」詩云：「久凜條冰冷似秋，懷來萬斛灑寒流，傳家兩袖清風在，解渴千重滯暑收。衣濕未妨歸步緩，屣沾快踏滑泥柔，望公如歲公心慰，為有滂沱徧綠疇」。「想見神前請命時，片言乍發淚交垂，臣今無狀天宜鑒，民也何辜旱可悲。念本臨淵常惴惴，澍應下尺莫遲遲，通天臺畔臨風疏，早動蒼穹召雨師」。

六年二月，豪再應禮部試，經福州、上海而抵京師。三月十五夜，值中秋佳節，在闌中賦詩云：「碧天如水夜漫漫，二十年來此地看，如此風光如此月，老夫吟興未曾闌」。「綺歲曾描十樣眉，眉痕深淺與誰宜，自憐兩鬢霜如許，猶效新粧問入時」。蓋屢試不第，有感而發也。豪前在福州鄉試嘗作「棘闈雜詠」二十首，於是又就此行所見而異於鄉闈者，作「續棘闈雜詠」十二首，依序如次：「同鄉結報名」、「貢院邊祖寓」、「保和殿補覆」、「知貢舉出示」、「同鄉官送考」、「御史臺分簽」、「轅門口唱搜」、「號令軍分役」、「矮屋中辟塵」、「柵門外送飯」、「琉璃廠候榜」、「孫公園留京」。

豪之赴京也，應鄭少漁之招，寄寓龍溪會館，某夜，忽有賊從天

井入，挖牆成巨穴，直透鄰居，而館中更夫與賊遇，賊撮草烟與之，彼此無言，打更如故，賊逕躍入鄰家，搜取藏銀頗多，仍由天井跳去，毫無聲息，館內赴試者行李堆積，分毫未動，豪以為「賊之取捨，似有分別，殆可稱為梁上君子」，因作「梁上君子行」紀事。試畢，豪仍乘火輪船歸里。十一月，以所居「小巢居閣」名，刊行舊著「東瀛紀事」、「淡水廳志訂謬」，委由漳州府口街之多文齋發售。旋重返澎湖主文石書院講席。

八年夏，澎湖又旱，通判鮑復康祈雨城北，六月十七日，大雨連日，澤下六、七尺，豪大喜，再賦「喜雨四章為鮑別駕作」詩云：「後樂先憂固結深，如公舉念即甘霖，回青忽覩千山色，保赤長憑一片忱。布護無邊垂雨脚，轉移有象合天心，即看造化生機捷，早是調劑丈力任」。「去歲呼庚達九閭，何人熟視若無聞，促裝為解鱗魚困，援手重甦涸鮒紛。但有青天常在抱，應無赤地歎如焚，望公似幾羣心慰，誰似公尤望歲殷」。「焚香上告願非奢，願把黃金散萬家，子惠頻勞舟汎粟，辛秋劇愛豆生花。已無涸轍尋前轍，合有隨車慶滿車，不道哀鴻安集後，歡看灑潤徧桑麻」。「鰥生字下舊蒼生，皁廡依依一味清，却笑阿香言下至，轉疑甘澤袖中傾。心原似水機相召，旱可為霖理最明，熱惱憑公揮去盡，好邀鸞鷟話同盟」。

十、桑梓沾澤

年底，豪離澎返故里，重修「金門志」，續其尊人昔年所修舊志而增損改觀，遂成名著（註三）。金門舊有育嬰堂，在後浦縣丞署西，道光二十八年八月，豪尊人焜熿暨蔡師弼、蔡漣清諸紳士，商請縣丞李湘洲、遊擊鍾寶三等倡建，至同治元年落成，所有章程皆倣泉州規條而損益之，并捐集經費，收養女嬰，並呈請分巡道飭廈門三堂董事派員來金專司其事，除在地有人領養外，即以廈門為尾閭，每年送由三堂點收，供人具保請領為女兒或苗媳，蔚成善政。詎料日久弊生，形同虛設，豪不忍湮沒先澤，亟請於當道，准予收回自辦，即南渡星洲捐貲，旋里置業生息，於是恢復舊觀，人多頌德。

金門夙有海濱鄒魯之稱，僻壤婦女能以保節守貞相尚者，比比皆是，豪曾採訪其里居、姓名登載志乘，惟子孫顯達者，始獲請旌建坊，此外猶有多數無能為力者，殊失普遍表揚之義，而節孝貞烈之風遂漸消歇，豪為振風勵俗計，則邀同士紳等議建節孝祠，募集祭費，凡經採報保准，咨部有案，皆可由其親屬奉主入祀，而百年來舊志登載有名者，亦列總牌位於祠中，春秋請有司主祭，諸紳董陪同祭饗，全島傳為美舉。

又金門海島孤懸，風濤險惡，賴帆船以交通，極其不便，加以地方苛政、綠營弊端，為上峰耳目所不及。遇有不良吏治或營務，豪輒毅然陳請於當道，必使之去而後已。同安渡頭海灘淺遠，舟行甚苦，人民病涉，豪則倡議集捐，敷設長橋里餘，民衆稱便，諸紳董及捐戶均列名碑記，現尚屹立渡頭路亭中，蓋其文章有力，生花之筆娓娓動聽，足以鼓舞人心，募啓一出，疑立集而事立舉也。

十六年春，豪復至京師，迨會試報罷，以四月十五日出都至通州，天氣驟熱，得嘔瀉疾甚劇，舟人延醫針之，夜分神識稍爽，而瀉痢仍甚。是夕，大雷雨，以風揚帆，一日夜抵淀津，鄉親張子琴為延曹姓醫士，一劑痢止旋愈，因憶及場前為疾飲所困，不思飲食，三月初六日，得福州林翥鸞孝廉投以熱劑，一服而病若失，遂得畢試，並獲房薦，乃賦「津門旅次病愈作歌示主人張君子琴」詩，有「卅載之間七奔命，期月再值三軍覆」之句，蓋已三十年間七上春官不第矣。

十一、重修澎湖志

十八年，臺灣議修「通志」，開局採訪，大憲以澎湖舊有「廳志」稿本，命通判潘文鳳訪而致之。八月，文鳳甫抵任，聞是稿存臺南海東書院，立刻稟請臺灣道顧肇熙將原稿發下，並於候選訓導蔡玉成（汝璧）處，檢出副本參閱之。然澎湖自光緒十一年法兵入侵後，設鎮、建城諸大端，闕而未載，文鳳以「是書為金門林卓人孝廉所草，若得孝廉始終其事，則駕輕就熟，應無舛鑿之慮」，於是以禮重聘豪主文書院講席，並屬蔡玉成、署彰化教諭黃濟時等，採獲見聞、搜

羅案稿，與豪互相參訂，自仲冬開辦，至年底告竣，成「廳志」十五卷。豪有「澎湖志局書感」詩云：「又逐孤鴻印雪來，故人握手喜追陪，百年文獻滄桑換，絕徼山川瘴霧開。亂後知交悲宿草，去時童冠儘英才，劇憐殘蠹干戈裏，護得遺編出劫灰」。

十二、遠遊南洋

二十八年，豪奉部札補授連城縣學教諭，以年老不就。三十三年九月，豪携孫南遊，重到廈門乘船，二十二日，抵星加坡，初寓浯江會館，以地勢卑濕，夕照射入臥榻，熱不可耐，十二月十三日，為同宗林秉祥聞悉，前往探視，並囑族姪仁卿，邀移至其別墅，再晤復以為言，然豪已於十六日移寓友人黃景瓜處矣，將作歸計，故未便屢遷而罷。

三十四年四月，豪附豐美輪船旋里，已賃定二號客房矣，而船主林秉祥却囑其當事鄭奕西，移豪於第一號官房，地尤軒爽，事事稱便，豪感其盛情，口占五言古風一首誌之。十六日，輪船入廈門港，南遊於焉結束。

十三、鶴駕西歸

宣統元年，豪重遊泮水，年七十九，蓋距其入泮周甲矣。民國六年，豪手自刪訂所著「誦清堂詩集」，多選有關風化史乘，及紀遊鄉居之什，視為可存者，編訂十二卷，遂命族姪策動手錄之，綜其生平所作約三千首，僅存千餘首，自序有云：「……今則耄期已過，一事無成，惟是閉戶養荷，不聞外事，徒以結習所在，暇輒取原稿檢視，則多夾雜無次，乃力加刪汰，尚存十有二卷，附錄兩卷，題曰『誦清堂詩集』，蓋以幼承慈訓，以及父師指授，極不能忘將，古人所謂誦先人之清芬者，其即區區此志乎？」明年夏，豪疾篤，召策勳至榻前，授以詩集曰：「後有機會，當為余付梓」，臨終，遺命題其墓曰「浯江詩人次通林公墓」，詩集則自署「浯江林豪次通著」（註四）五月十三日，豪卒，享年八十有八。子三人，長高會、次三舍、三四奇

，孫燕詒等若干人。

十四、保存文獻

連雅堂有言：「吾嘗見衣冠之族，數傳凌夷，其後人貧不能自立，日抱先人之零縑斷素，入市易米，至不得一飽，甚者舉先人著作而盡焚之，故鬼有知，能無痛哭？」（見「雅堂文集」）此嘆先賢著作保存之難，故連氏畢生蒐羅先賢遺作，擬刊為「臺灣叢書」，蓋此舉不獨保存作者心血，亦可資徵文考獻也。豪亦復如是，早歲即手錄其母舅洪嘯雲遺集。東渡寓潛園後，得吳希潛、曾驥二人遺稿，錄存於「清風集」中，據「淡水廳志訂謬」云：「吳，浙之石門人，曾，粵之嘉應諸生，惟剛方不阿，著述頗富，皆卒於淡水，各有詩集，已成家數，必傳無疑，余藏其稿，錄於『清風集』中，將刊以問世也。」

臺郡進士施瓊芳，早年亦問業於富陽周凱之門，為豪父執輩，著有「石蘭山館遺集」，歿後遺稿零落，豪遊郡垣，復手錄之，並逐篇細予論評，其後且採入於「澎湖廳志」云：「按澎人清明節，家家皆食春餅。……亦名薄餅，蓋本金、廈俗也。臺灣施進士瓊芳有薄餅詩甚佳，發端：『人情日趨儉，一餅亦尚薄』，此薄餅之始見於詩者（原註：見『石蘭山館遺集』）」。

豪掌教澎湖文石書院時，仍極力訪求遺書。澎湖進士蔡廷蘭著述甚富，卒後遺稿罕有知者，光緒四年，豪於其後人處購得，釐為「惕園遺詩」四卷、「遺文」一卷、「駢體文」二卷、「尺牘」六卷，列於「廳志」藝文錄，識云：「廷蘭問業周芸皋先生之門，淵源甚正，於文工駢體，於詩尤工古體，其才力雄健，卓然成家數。海外詩人，殆未有能勝之者。歿後遺集不傳，豪於其家購得詩文稿兩束，釐訂詩集為四卷。其駢體文大抵應酬而作，壽文居多，亦有未盡諸叶處，然才鋒英發，古藻紛披，究非島上後進所易及也。尺牘六冊，則官江西時作；廷蘭本工四六，故尋常酬應，亦非俗手所能」。

友人、先賢遺稿，豪雖思付梓，而因循數載，力有未逮，每引為憾事，故在澎時有「碧珊瑚軒夜坐書懷」詩云：「老去情懷減，悠然

託恩深，青雲浮世夢，白首故人心。宿草空杯酒，遺編剩斷簪，何時重點校，海內證同音（原註：臺灣亡友吳修軒、林雪村詩稿零落未付梓）。

十五、關心民瘼

豪久遊臺灣，凡國計盈虧、民生利弊，皆有所論，而於澎湖事，尤爲關切，論曰：「閩海四島，金門、廈門、海壇、澎湖，舊有富貴貧賤之分。則以廈富、金貴，而澎湖獨於貧稱也。澎湖磽瘠無水，所種者地瓜、花生而已。中稔之年，不免拮据；若鹹雨一下，則顆粒無存。至海濱漁利，亦必風平浪靜，始能下網。而澎之狂風，往往兼旬不息。則所謂以海爲田者，亦強爲之辭，非眞如耕者之按候可獲也。夫澎湖斥鹵，處處可以曬鹽，而民間皆食官鹽，每斤十數文，或以七八十斤爲百斤，所獲之魚每不足抵鹽價。此外則無利可取，民安往而不貧乎？若能聽民曬鹽自食，徵其正課釐金，既可裕國，而民間又日獲利。每歲驟增數萬金之益，乃抽其餘利，以爲書院諸生膏火，則人競於學，而科第可興矣。若能戍兵撥回，而由澎人招募，則每歲驟增餉米數萬金，互相挹注，其材武者有進身之階，而武途可興矣。是一轉移之間，民風丕變，即未能方駕內部，而已頓改舊觀矣。胡文忠公有言：『以官養民，不如使民自養』。是故就地招募，以官養之也。聽民曬鹽，則使民自養也，是皆萬世之利。不然，民自有可富可貴之資，而不爲經理，地瓜花生僅足餬口，並無富強之業，年復一年，則亦終踟躕之貧苦而已」。

又於「澎湖廳志」物產志論曰：「宇內瘠苦之區，至澎湖而歎爲僅有。其地海濱斥鹵，僅產雜糧，中稔猶恐不給，一遇鹹雨則顆粒不留，即牛畜亦難以存濟，其窮荒海角之民輾轉溝洫者，更不堪設想。有當世之任者，不得不思亟爲之所矣。向者澄海蔡通守勤求民瘼，謂地瓜、花生非致富之具，其漁者值颶颶時作，仍不得採捕；則所謂以海爲田，究非確論。小民生計無聊，年復一年，惴惴焉幾倖鹹雨不作，以苟延歲月，救死且不暇，何暇興於行哉？常以四面環海，田不可

耕，而鹽盡可曬，倘得如內地設場定課，則利賴甚鉅，無難轉貧寡爲富強矣。因相與講求成法，究其利病，將爲請而行之，無幾何，遽調繁以去。去之日，猶咨嗟太息，謂有志未逮，爲可惜也。嗚呼！澎湖之民，猶非朝廷赤子哉？乃內郡沿海之地，皆得曬鹽自給，官爲經理，以利其用而厚其生；而澎民不幸處窮荒之島，生計無聊，困苦尤甚，獨不得共沾其利，是豈天地覆載之心哉？夫天地生人，即並生養民之物；而無苦焉因所利而利之，以致貨棄於地，人失所養，是誰之責耶？且澎地徧災屢告，大府加惠，賑恤者數矣。則與其惠於一時，何如惠及萬世者之爲惠無窮也；與其小惠未徧，何如與以大利者之惠而不費也。夫使民得與鹽利，大利也、萬世無窮之利也。世有憫此一方民命，將爲天地培其生機，爲朝廷溥其大德，裁成輔相，而好行其惠者乎？請留意於斯編」。

十六、詩工集唐

新竹王松（友竹）「臺灣詩話」云：「林卓人孝廉豪，金門人；遊臺，館於林雪邨方伯家，賓主甚相得。……孝廉又好集句；此體如滿屋散錢，惟其線索在手，故能以古人之詞爲我之詞，隨意掇拾，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者。讀孝廉警世七律四則，覺與竹垞著錦、唐堂香屑爲體則同，命意各別矣。今錄之：『前人田地後人收，命裏無財莫強求，有事不如無事好，出門歡喜入門愁。常將冷眼看螃蟹，莫替兒孫作馬牛，一箇銅錢四兩福，誰人肯向死前休？』石崇豪富范丹貧，世事如棋局局新，陰地不如心地好，買科便是發科人。在山靠山水靠水，裝鬼像鬼神像神，萬事不由人計較，一朝天子一朝臣。『把了千錢要萬錢，人生不樂也徒然，今朝有酒今朝醉，一日清閑一日仙。瓦罐不離井上破，巧妻常伴拙夫眠，東瓜扯到豆棚裏，千里姻緣一線牽』。『黑心人有馬兒騎，豈可人無得意時，怕者不來來不怕，疑人莫用用莫疑。蝦蟆想吃天鵝肉，老虎要吞蝴蝶兒，善惡到頭終有報，得便宜是失便宜』。此與繆蓮仙文章遊戲中所集俗語，可以方駕」。按「臺陽詩話」所載「警世」七律，未見於刊本「誦清堂

詩集」，似爲「閩南俚諺儷句」中之作品，惜無傳本。「誦清堂詩集」中，確有不少集唐人詩句者，足見豪在此方面所下功夫之深，茲錄若干如次：

集唐題雪村方伯悼亡詩後

桑田一變已難尋（駱賓王）。牢落餘情滿素琴（羅隱）。
已覺逝川傷別念（王勃）。知憑文字寫愁心（薛濤）。
犀梳金鏡人何處（晁采）。鳳折鸞離恨轉深（羅虬）。
白玉帳寒鴛夢絕（宋邕）。相思空作隴頭吟（劉方平）。

其二

願作鴛鴦不羨仙（盧照隣）。于今重說恨綿綿（張籍）。
蜀箋都有三千幅（劉兼）。錦瑟無端五十絃（李商隱）。
杳杳蓬萊人不見（劉滄）。悠悠生死別經年（白居易）。
終知此恨難銷盡（溫庭筠）。早是傷春夢雨天（韋莊）。

其三

綠窗朱箔繡鴛鴦（權德輿）。回首東風一斷腸（羅隱）。
役盡心神銷盡骨（顧夔遠）。醉聞花氣睡聞香（元稹）。
雲收雨散今如此（貫體）。地角天涯未是長（關盼盼）。
空駐妍華欲誰待（李嶠）。桂枝芳氣已銷亡（駱賓王）。

其四

昔年拜月逞容儀（張夫人）。花妬紅腮柳妬眉（段成式）。
神女生涯原是夢（李商隱）。傾城消息渺無期（韓偓）。
相思相望不相見（王勃）。獨玩獨吟還獨悲（陸龜蒙）。
手把紅箋書一紙（竇梁）。只緣幽恨在新詩（步非烟）。

九日集杜

干戈衰謝兩相催。並馬今朝未擬回。
白日放歌須縱酒。百年多病獨燈臺。
無邊落木蕭蕭下。但見羣鷗日日來。
一臥滄江驚歲晚。教兒且覆掌中杯。

春日雪村主人挈眷偕遊青草湖祭掃其繼室陳氏墓

即事集唐八章

登臨何處見瓊枝（羊士諤）。淚滿羅衣酒滿卮（顧夔遠）。
殘燭依依香裊裊（徐鼎臣）。愁雲漠漠草離離（竇庠）。
鴻來雁度無消息（駱賓王）。夢破魂驚絕後期（徐夤）。
到此躊躇不能去（白居易）。九原誰報小憐知（吳融）。

其二

目斷雲霄信不傳（薛濤）。尋思如夢可淒然（譚用之）。
人間真有仙桃種（溫庭筠）。墳上俄生碧草烟（曹鄴）。
全屋獨眠堪寄恨（吳融）。寶釵分股合無緣（劉楨）。
座中忽遇吹簫客（吳融）。蕭裏尋思復幾年（駱賓王）。

其三

風急天高猿嘯哀（杜甫）。今朝都到眼前來（元稹）。
三春景色佳期誤（李遠）。七字文頭艷錦迴（楊巨源）。
瑤瑟玉簫無緒玉（關盼盼）。落花飛蝶共徘徊（雍陶）。
年來却恨相思樹（徐夤）。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隱）。

其四

空向秋波哭逝川（溫庭筠）。北邙松柏鎖愁烟（關盼盼）。
紅芳掩斂將迷蝶（皮日休）。玉軫傾欹嬾續絃（劉楨）。
弔影分爲千里雁（白居易）。捲簾初聽一聲蟬（花蕊夫人）。
主人有酒歡今夕（李頎）。一滴何曾到九泉（杜甫）。

其五

白門寥落意多違（李商隱）。華表年年鶴未歸（駱賓王）。
星斗寥寥波脈脈（溫庭筠）。銀河漾漾月暉暉（崔櫓）。
前歡往恨分明在（韓偓）。秋去春來信息稀（魚玄機）。
記得玉人初病起（薛能）。此心江柳尚依依（孟遲）。

其六

碧蓮峰下踏青時（吳融）。湘水無情弔豈知（劉長卿）。
玉佩金鉤隨步遠（長孫無忌）。石橋春澗已歸遲（儲嗣宗）。
長教碧玉藏深處（薛濤）。又見桐花發舊枝（李後主）。

從此離蕪山下過（劉楨）。歸來如夢復如癡（元稹）。

其七

畫樓初月待人歸（萬齊融）。燭燭新粧鑒月輝（許敬宗）。
翠袖自隨迴雪轉（李商隱）。黛眉輕蹙遠山微（崔仲容）。
空留華表千年約（鄭璧）。化作鴛鴦一隻飛（元稹）。
丹穴鳳膠知不遠（吳融）。眼前珠翠與心違（崔道融）。

其八

綠暗紅稀出鳳城（韓琬）。沈郎詩苦瘦容生（殷克藩）。
長疑好事皆虛事（李山甫）。靜聽歌聲似哭聲（司空圖）。
儘日問花花不語（嚴渾）。此中多恨恨難平（盧弼）。
自慚不是相如筆（劉鄴）。一段傷心畫不成（高瞻）。

集杜再題吳修軒遺稿

數篇今見古人詩。借問苦心愛者誰？
庾信平生最蕭瑟。杜陵遠客不勝悲。
同舟昨日何由得。故國平居有所思。
陶冶性靈存底物。風流儒雅亦吾師。

十七、著述總目

據「金門志」暨「誦清堂詩集」、「臺灣通史」等書所載，豪之著述總目多達二十種，茲分列簡述於後：

一、誦清堂詩集 十二卷

按：是書刊於民國四十五年五月，係金門旅菲僑領林策勳輯刊，廈門柯伯行校字，同安許宗宣參訂，二十四開本，穿線裝訂平裝，出版於菲律賓宿務市，市隱山莊藏版，大眾印書館（係林策勳氏經營）印行。蓋豪晚年所自釐訂之稿，而「金門志」作十卷，為光緒初年所輯，故略有出入，當以刊本為準。

二、誦清堂文集 二十卷

按：未刊，「家傳」作十六卷。考「金門志」所載「林文湘傳」

、「彭奪超傳」、「王香娘傳」、「王片娘傳」，暨「澎湖廳志」所載「蔡廷蘭傳」、「洪廷貴傳」，均採自是書。又「淡水廳志訂謬」云：「拙稿行誼傳紀吳商事，其孝友可稱近今之古人也。……又如林祥瑞全活粵人，具有隱德，皆不可不傳。乃為培桂所刪，可勝浩歎！然此傳終不可刪，余姑存於文集中，俟他日修臺北郡乘者知所擇焉」。「東瀛紀事」亦云：「余向有『澎湖營制議』，載拙集中」；可知書中關係本省之文獻，當不在少數，惜未見傳本，不無憾焉。

三、誦清堂別集 六卷

按：未刊，存目見「金門志」。

四、東瀛紀事 二卷

按：光緒六年十一月刊，線裝九十二葉，訂一冊。民國四十五年，重印於「臺南文化」五卷二期內，另有黃典權抽印單行本。四十七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復將是書列入「臺灣文獻叢刊」第八種印行。六十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亦列入「雅堂叢刊」第二種印行。

五、海東隨筆 四卷

按：未刊，存目見「金門志」。

六、可炬錄 四卷

按：未刊，存目見「金門志」。

七、陶園求是錄 二卷

按：未刊，存目見「家傳」。

八、瀛海客談 四卷

按：未刊，自存目見「家傳」。刊本「誦清堂詩集」卷首錄有二則。

九、星洲見聞錄

按：未刊，存目見「誦清堂詩集」卷十一南遊草。

十、閩南俚諺儷句 一卷

按：民國二十三年曾油印百冊，傳本至少。又「家傳」記謂有「

閩南俚語對一卷」，或作「閩南俗語詩二十律」，似均同爲一書。

十一、戴湘圃先生戒淫詩箋釋 一卷

按：未刊。民國四十五年五月林策勳印行「誦清堂詩集」，以該箋釋爲蠹蝕無遺，就原作及豪之續詠編入卷末，作爲附錄。

十二、澎湖廳志 十五卷

按：是書纂於光緒初年，十八年增修，十九年或二十年刊行，日據時期曾列入「臺灣全誌」以鉛版重印。民國四十七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列爲「臺灣研究叢刊」第五十一種。五十二年，改列入「臺灣文獻叢刊」一六四種。

十三、淡水廳志 十五卷

按：是書纂於同治六年，稿成未刊，後由陳培桂據以重修，多方改纂。

十四、淡水廳志訂謬 一卷

按：刊於光緒六年十一月，線裝三十葉，訂一冊。民國四十七年，附印於「臺灣研究叢刊」第五十一種「澎湖廳志」之後，五十二年，改列於「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淡水廳志」之後。

十五、金門志 十六卷

按：是書原爲豪父焜燾所纂，稿成於道光間，未刊，光緒八年，豪續纂之，則今之刊本也。民國四十三年，教育部列入「中華叢書」重印，四十九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復將其列入「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十種印行。

十六、清風集 八卷

按：未刊，存目見「金門志」。是書爲豪所蒐集友人遺稿，擬爲刊行者。

十七、文石書院課 二卷

按：未刊，存目見「金門志」。是書係豪主講澎湖文石書院時，所輯錄院內之課題文字。

十八、潛園詩選 四卷

按：未刊，存目見「金門志」。

十九、誦清堂古文選 十六卷

按：未刊，存目見「金門志」。

二十、誦清堂詩選 十卷

按：未刊，存目見「金門志」。

十八、結語

豪流寓臺澎既久，人地兩熟，且復關心文獻，故平生所著，無不爲珍貴之鄉土史料，惜流傳未廣，尤以「誦清堂文集」十六卷、「海東隨筆」四卷、「瀛海客談」四卷等三種，均與本省有密切之關係，至今不獲一覩，是爲憾事。民國四十五年，豪之族姪林策勳氏刊行「誦清堂詩集」十二卷，其詩始傳佈於世，在此以前，無有窺及全豹者；民國初年，本省史學家連雅堂繼「臺灣通史」之後，編纂「臺灣詩乘」，雖羅羅頗廣，但亦僅得「翁孝子歌」一首而已，據「臺灣詩乘」云：「同安林卓人孝廉豪，同治初來臺，主於潛園，著『東瀛紀事』，以紀戴潮春之役，余讀其書，饒有史法，而詩未睹，後乃得其『翁孝子歌』」，足證當時全臺殆無傳本，其後幸得林策勳氏刊行問世。該集刊於菲律賓宿務市，即由林氏所經營之大眾印書館印行。其卷首附有「瀛海客談」二則，可能林氏尚保有該項資料而未及付印。據悉林氏爲金門旋菲僑領，現尚健在，已八十餘高齡，筆者曾去信請益，而未獲回音，故就現有之資料，撰爲本篇，以期讀者對功在本省文教之林豪，能有更進一步之認識。至於闕漏之處，尤希豪之遺著，尚有重現天壤之日也。

註釋

註一、豪行五，其兄弟名字排行均未詳，茲據「誦清堂詩集」約略述之。長兄名字失詳，咸豐三年，於雅籠殺敵殉職；卷六「臺陽草」有「雞籠頭渡口晚眺是先長兄殺賊殉難處」詩。卷九「小巢居四草」有

「題家兄時有遺照」詩，約作於光緒五年，豪四十九歲，時有似爲次兄，蓋其詩有云：「我昔別兄時，西風吹古渡。……兄鬢雖已蒼，兄體猶如故。……一別五六年，逝水滔滔去，隆冬跨海歸，滄桑歎幾度」。則兄弟分別之時，豪僅四十三、四歲，尚在壯年，而兄鬢已蒼，且長兄已死，以時有爲次兄當有此可能也。卷五「北征草」有「歲暮懷人」七絕十六首，中列「家兄嘉謙上舍」，似爲三兄。卷九「小巢居四草」有「重遊馬氏園」詩，自註云：「園在廈門外清保，余少與先兄四泉從洪嘯雲師讀書處。」四泉當爲四兄。以上係筆者臆測而尚俟查證者也。

註二、豪之「歲暮懷人」七絕十六首，及於「莊牧亭夫子」云：「憐才愛士一片心，五載春風沐浴深，手植玉屏桃李樹，儘多寒素托清陰」，可爲豪負笈玉屏書院五載之佐證也。

註三、據「家傳」，然刊本「金門志」同治十三年章序有云：「材異甫明經，積學士也；輯『金門志』若干卷，……卓人孝廉，善讀父書，續而成之。癸酉歲（同治十二年），劉秀嶺總戎協鎮斯土，……將謀付梓，而以稿請訂於傳雪湖中翰，剪蕪刪蔓，存十之七焉。」足證同治十二年以前，豪已續成「金門志」，後經內閣中書傅炳煌總訂梓行，即今之刊本也。

註四、據「誦清堂詩集」卷首林策勳撰「刊行緣起」，然策勳以「金門古稱浯江，今以金門較爲世人所認識，因將浯江易爲金門，俾世人知金門有公其人與其詩」，故今刊本「誦清堂詩集」即署「金門林豪次述著」。

參考書目

- | | |
|-----|---------|
| 連橫 | 臺灣通史 |
| 連橫 | 臺灣詩乘 |
| 林焜熿 | 金門志 |
| 林豪 | 誦清堂詩集 |
| 林豪 | 東瀛紀事 |
| 林豪 | 淡水廳志訂謬 |
| 林豪 | 澎湖廳志 |
| 林占梅 | 潛園琴餘草簡編 |
| 陳培桂 | 淡水廳志 |
| 王松 | 臺陽詩話 |